

麻雀狂想

LANG MAN YI ZU

浪漫一族系列

叶雯
著

叶雯纯情小说作品

雯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0235

浪漫系列

I 247.57-51

4

15

麻雀狂想

叶 雯/著

麻雀狂想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麻雀狂想/叶雯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6.6

ISBN7-104-00775-X

I.麻… II.叶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571 号

责任编辑:韩慧强

麻雀狂想

叶雯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143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8 印张

1996 年 7 月第 2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0—15000 册

ISBN7-104-00775-X/I·349 定价:11.80 元

内容提要

三位情同姐妹的死党走在爱情的路上，

一个误遇薄情汉；

一个历经生死离别；

一个则丝毫不识情滋味……

三个亲爱姐妹立誓言相守一生！

一日突发奇想，三人中欲加入一个新成员，BABY 这“做人”的任务便落在稚气未脱但却貌美如花的她身上，一个大胆的行动于焉展开……

1

“唉！无聊！”夏雨儿托着双腮，斜趴在桌上大喊。

“怎么，小说、漫画全看完了？”王津萍头未抬，眼未瞥，随意搭了一句。

“谁象你，看过乌龟爬得没有？”她微微一笑，暗讽。

“哼！这叫细细品味，你懂不懂啊！下——雨——了。”

“死津萍，警告过你不准这么叫我的，你不要命啊！”

这一次王津萍不用她，连嘴角也懒得牵动一下。

夏雨儿见她无动于衷，瞥了她一眼，便自顾自说起话来：“雨儿，小雨儿，如此诗情画意的美名儿，除了我夏雨儿谁担当得起。瞧瞧我，像我这么温暖善良美丽又善解人意的解雨花儿，岂是你王津萍能乱叫一通的。”她冷哼一声，毫不谦虚。

唉！说谦虚真是太客气了，简直是厚颜无耻嘛！

“哈！哈！哈！真是宇宙超级大笑话，谁不知道你夏雨儿是有仇现时报的，温柔善良！？是你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吧！真是想疯了。”王津萍噎道。

夏雨儿怒瞪她，半晌，她吁了口气，脸朝王津萍的小说前凑去。“唉！唉唉唉！好无聊啊！”

王津萍翻翻白眼，弯起嘴角露出她迷死人不得薄命的微笑。“雨雨，小雨儿，我最可爱漂亮的宝贝，乖乖坐到一

旁去，等姊姊看完大结局再陪你聊天，OK？”

“不好！不好！”她站起来甩甩头，及腰的秀发随之波动。“太不好玩了，我快闷死了！”

王津萍叹口气，放下已无缘再品味的大结局。“好吧！输给你了，说吧！有什么垃圾尽管倒出来，算我倒楣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睁着无辜的杏眼。

“没有！？”王津萍瞪大眼。“没有你干嘛吵我看书，欠揍啊！”

“你不觉得我们这种生活太无趣了吗？整天不是看小说就是吃零食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”夏雨儿嘟着嘴，将椅子一旋，帅气地反坐在椅子上。

“敢情阁下是工作太轻松了缺乏挑战性？改天我请经理多派些工作给你便是。”她安慰地拍拍夏雨儿的手，一脸同情样。

“去，谁要你鸡婆。”夏雨儿甩开她的手，又说：“我的意思是下班后我们可以去找些东西来学学，像是外文啊，素描啊，手工艺什么的，怎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第一、本人忠贞爱国，誓不学外文。第二、素描，本小姐我没兴趣。第三、手工艺？你？！三分热度。”说这些话是她们的死党——谢云，她才由办公室回到仓库，一进门就听到夏雨儿又在念她的每日课程——无聊经。

“好吧！造反有理。”夏雨儿下巴搁在手背靠着椅背，认栽地点点头。“那么你说，你有什么好点子？”

谢云推推墨镜框，将公文往桌上一放，正经地道：“看来你真的很闲耶！干脆，你请几天假到国外去玩玩如何？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！像法国巴黎，有时装可以买；荷兰啊！一大片的郁金香，还有风车；美国狄斯尼乐园……”王津津滔滔不绝地数道。

“不对、不对，依我看应该到日本，谈衣服，最近日本和服不是满流行哟，讲化妆嘛，樱花多好，可欣赏又可乘凉，要狄斯尼乐园也有啊！”

夏雨儿甜甜一笑，点点头。“最主要日本还是个漫画王国，你想知道千面女郎的结局对不对？”

谢云跟着点点头，连忙又摇头。

王津津瞄了眼手表惊叫道：“拜托，现在才四点，还有一个小时才下班耶！”

“你管我，本小姐办事效率高，怎么，你嫉妒啊？”

“呕！吐死。”

※ ※ ※

在一座不小的乡镇，三个未婚的女孩同住在一栋两层楼的风子里，白天一同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上班。

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六十坪大的仓库就由她们三个给霸占住，平时除了厂商送货，上班时间内领料外，没有什么人会进出这里，着实是个天不管、地不管、主管懒得理的三不管地带。

三个人对生活的共同信条是选择快乐。

只要快乐就好，不求上进，不求高薪，她们只想平平凡凡、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生，这么想也许太过于消极，但套句她们的话：人生苦短，理应及时行乐。少了家庭牵绊，她们真是过得快乐极了，上班看小说、听音乐、吃零食，下

班一起去唱歌、看球赛、吃大餐，生活没有半点负担。

但最近她们的生活却有了变化，或许真是日子过得太安逸，无聊成了她们的口头禅。

夏季的夜晚，三个女孩子待在屋里，开着冷气看外国影集，一会儿，雨儿起身关了电视，三个人同时坐着发呆，一阵子沉默后……

三个人同时开口，你看我，我观她，噗哧一声，三个人同时哈哈大笑。

谢云首先发难，“唉！如果我们也有一个孩子来玩玩该有多好。”

“是啊！可惜以我们的资格根本不能到孤儿院去领养。”王津萍叹了口气，向后倒去，呈大字型躺在全毛地毯上。

“不能领养不会自己生啊！”雨儿舒服地埋在懒骨头里，手抱着“随心所欲”的抱枕随口应道。

唉！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

王津萍倏地坐了起来。

谢云拿下她的黑眼镜框，露出一双深邃的大眼，这是当她认真考虑一件事时惯有的态度。

她们全瞧向夏雨儿。

雨儿突然感到头皮发麻，警觉地由懒骨头里爬出来。“喂！你们不要看我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，不能当真的。”

“谁说不行，我倒觉得非常可行。”王津萍正经八百地说。

“嗯，如果我们其中一人生的孩子，说什么将来也要孝顺我们。”谢云频频点头。

“管他愿不愿意。”

“我们必须好好教育他，让他读论语、背三字经、弟子规。”

“反正我们都是他的母亲，什么养子不教父之过，根本说不到我们。”

“还得让他读朱伯庐先生的治家格言才行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王津萍不解地问。

“黎明即起，清扫庭院室内外整洁……总之，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抽签决定谁来打扫房子了。”谢云得意地一笑。

“嘿！这个好。”王津萍一弹手指。“我还要送他去学钢琴，想想看，屋里充满了优美的旋律了，多浪漫。”她一脸陶醉。

“弹得好还可赚钱，不错。”谢云赞同地点点头。

雨儿看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瞪直了双眼，急忙喊：“stop！”

“你有意见？”谢云问。

“告诉我你们不是认真的。”雨儿期待又怕受伤害地道。

“当然……不是。”谢云稍一停顿，笑咪咪地说。

雨儿不自觉地松了口气，正要感谢上帝……

“才怪。”王津萍接口气：“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没事干，想着玩啊！神经病。”

不理睬雨儿吓呆的神情，两人又热切地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。

“等等！你们说的都是将来的事。试问，孩子从何而来？”好不容易回神的雨儿急急打断她们的话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“我没告诉你吗？”

一股冷空气直袭心头，雨儿忽然一点都不想知道答案。“算了，你们不用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听你们说，就当没这回事，OK？”她摆摆手。“我要去睡觉了。”

王津萍急忙伸过手去拉住雨儿，谢云也赶紧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干什么？你们休想拖我下水，我非常严重、慎重地警告你们，我绝对不会参与你们的任何勾当。”雨儿甩开王津萍的手，愤慨地说。

“雨雨，别这样，我们都清楚你非常喜欢小孩，否则当初你怎么会报考幼保科……”

“津萍！”谢云喝止她，暗骂道：“白痴。”

不提还好，一提起雨儿更是火冒三丈，所有的新仇旧恨全算上一块，茶壶样地开骂道：“还好意思说！若不是你们使计，擅自改我的志愿，我今天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真不知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这辈子才会交到你们这种超三级烂损友。”说着各瞪了她们一眼。“还好自从与你们在一起，我已经拜遍了所有天上众神，远至耶稣基督、圣母玛丽亚、阿拉真神到观世音菩萨、济世活佛、三太子，什么大堂小庙土地公，都听了我的虔诚的祈祷，我保证下辈子绝对不会与你们生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当然那还得你们有幸转世为人。”

看着两人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模样，雨儿表面上冷哼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直上楼去，直到离开她们的视线，她才总算松了口气，低声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观世音菩萨！观世

音菩萨显灵，感谢你们让我暂时脱离魔掌，谢谢！Thanks！”

“你白痴智障啊！那么久的事了，提它干什么？怕雨儿忘了，给你好日子过啊！自找骂挨，被虐待狂。”谢云插腰骂道。

自知理亏，王津萍只有乖乖地等她骂完了，泄了一口怨气，才开口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的宝贝……还要不要？”

谢云看她一眼，缓缓露出笑容。“看着吧！要不要还由得她决定？”

唉！雨儿说得没错，她前辈子一定是造了太多孽，这辈子注定来还债。

※ ※ ※

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切仍是风平浪静，雨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，但是这却是真的，毕竟，她非常了解那两人急惊风的个性，再说，这一次的事的确不是能够开玩笑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？她忽然觉得心头像失落了什么。

的确，以她们两人的个性，拖一个月是太久了。但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说雨儿天真还真不是吹的，殊不知暴风雨来临前夕，一切总是平静的，静得吹不起半丝涟漪。

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关了灯的屋里，躲在棉被中的两人窃窃私语。

“查到了，他下个礼拜的行程是香港，预计停留七天，我们可比他早两天到。”王津萍轻声对谢云说道。

谢云轻皱眉头。“他……行得通吗？”

“我找的人你放心，保证一流。”王津萍自信的说。

“好吧！曼姨那里由我负责。”虽奇怪王津萍怎会找上

他，但她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人选。

“工作呢？还有雨儿，如何说服她？”

“雨儿的事你放心，至于工作……我们得留一个人。”

“我留下好了，对雨儿，你比我有办法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说定。”

“要对不起雨儿了。”

“唉！谁教我们之中她长得最标致，为了我们的宝宝，还是相信优生学吧！”

“说得是，也只有雨儿才有办法在短时间内钩上白亚谦。”

“说得好像雨儿是专钩凯子的。”

“这话你要让她听到了，不剥了你一层皮才怪。”

“哈！我哪敢！”

※ ※ ※

白氏企业集团负责人——白亚谦先生，与高星财团总裁高先生孙女高斐音小姐将在下月举行一场世纪婚礼！

白亚谦嘲讽地撇撇嘴角，准又是他爷爷玩的把戏，似乎不将他绑上教堂绝不罢休。随手一掷，那本以白亚谦和高斐音为封面的杂志被扔进了垃圾箱里。

看来他又得制造一则绯闻以平息这场婚礼了。这一次该找谁？红歌星于莉？名模特儿艾雯？

算了，等他到香港再说吧！至少等消息由香港传回台湾时，他爷爷也只能魔音传耳，总比当面受到炮轰要好多了。

“啧啧！这么新的杂志就这样给抛了。老兄，你也太

浪费了！拿到旧书摊还可换钱的。”高斐祥拾起杂志，摇头叹息。

白亚谦抬头望了他一眼，对于他这种不敲门的习惯似乎早已见惯不怪。“别得意太早，幸灾乐祸不是只有你才懂。”

“嘿！别这样，既然是难兄难弟，总该互相扶持吧！”身为高星集团的继承人，又是家里的独子，承传香火当是首要之责，可惜皇帝不急，却急死太上皇他爹了。”

“现在是难兄难弟？！”白亚谦在办公桌后调整个舒服的姿势。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好整以暇的望着他。

“兄弟我可是特地来表慰问之意的。”

“你会这么好心肠？何不妨试试说你是同性恋，相信我会比较认同。”

“原来好朋友是这么当。”高斐祥低声抱怨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！谁教我有求于你，认了。”

白亚谦了然地点点头，仍是一副懒洋洋的调调。“说到重点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总不能让你一人独自到香港享福，留我在此受罪吧！”

※ ※ ※

“到香港？明天？好啊！”雨儿将全副心思放在餐桌上，对谢云的提议，她也不以为意，随口应道。

“你答应了？”谢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竟这般容易，真以为说去就去啊！雨儿连头也懒得抬起来看她一眼。龙虾也！虽说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但以前她也过生日啊！是有大

餐可吃，只不过出钱的向来是她。

今年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真是众神显灵！津萍竟会做龙虾大餐给她吃，还不用她付钱，不得了！拼了小命也得把它吃光光。

王津萍和谢云对望了一眼，摇头叹息，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，这小妮子根本以为她们跟她开玩笑的。还好当初她将说服雨儿的工作推给了谢云。

“哎呀！我的虾。”雨儿眼看她的龙虾竟会自己长腿离开她的视线，不禁大叫一声，顾不得嘴里已塞满了三大块龙虾肉，双手还各拿了两大块。

谢云高举着整盘的虾肉。“小姐，没人跟你抢，你可不可听我说几句话？”

雨儿嘟着嘴点头。“先把虾肉还我。”

谢云将虾盘放回原处，乘机道：“不是开玩笑，该办的手续我都办好了，你只要人去就行。”

正要再动食指的雨儿，这一次总算听进了谢云的话。她抬头扫视半晌。乖乖！真不是开玩笑？她摇摇头。“不可能，工作怎么办？还有，护照可还在我身上呢！”她俏皮一笑，皱皱小鼻子。“幸好今天是我生日，要不我会以为是愚人节。”

“雨雨，我是说真的。”谢云再次强调。“你的护照已不在化妆台的抽屉里了。”

雨儿皱起双眉。“这一次你们又想玩什么游戏？别告诉我我是纯粹到香港玩，我不信的。”

※ ※ ※

“该死，我是去开会，不是去玩的。”

“一个礼拜？以你的工作效率？套句你的话，你何不直接告诉我你是同性恋。”高斐祥得意地笑道。

白亚谦瞪他一眼。“这次又是什么事？”

“心知肚明吧！”除了两位宝贝爷爷急着抱孙子外，还会有什么事令他们困扰的。

“哦！原来他们打算各自作战。”白亚谦稍感兴趣地点点头。

既然个个击破不成，只好一并行动了，这就是两位爷爷的想法。

想到两位老人家的疯狂举动，真是令他们俩想气又气不得，为了抱孙子，老人家可是使出浑身解数。例如拿财产继承权威胁，老人家心想，高斐祥那小子成天吃喝玩乐，没了权力财力，肯定无法搞出名堂来，还怕不乖乖就范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举动差点让那不务正业的高斐祥，原来他本就不打算继承龙家家业，除了赶忙点头外，还叩大响头谢爷爷英明的决定，急煞了高爷爷，只好撤回圣旨，并且答应让他再逍遥三年，这下威胁不成还折了兵，原本打算今年退休去环游世界的高爷爷只得捶胸顿足。

这种烂伎俩，他们自是不敢再用到白亚谦身上，于是改施苦肉计。先是白爷爷病倒了，再来白亚谦从国外被召回，医生宣告他爷爷得了绝症，不久人世，吓坏了白亚谦，只得结束自己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，回国继承家业；这下白爷爷还不乐吗？可望抱孙之期不远了……

唉！现在他可真后悔当初没上演员训练班。

要知道，一个病恹恹的垂死老人会半夜偷笑，还爬起来偷吃东西吗？要怪就怪他身子保养得太好，活到一大把年纪还没尝过大病的滋味，以致白亚谦的怀疑，找了老医生的公子秦世济——他的律师死党协助调查，老医生一向不胜酒力，一杯黄汤下肚，全盘计划皆出，要不知道细节也难。

据说那三位老前辈似乎连孙子的名字也给取好了，男女都有，还不止一个呢！第二战因此而败了，第三战、第四战、第五、第六……数不清多少战役，均被一一击破，由最老土的相亲到自己当媒人，什么世交会谊、青春舞会、嘉年华的，搞到最后，那些女孩子全推销出去了，其他年轻人也进了爱情的坟墓，唯独自己的孙子仍是最有身价的单身汉。

两位老人家含泪收了不少媒人红包，不是为人家的高兴的喜极而泣，而是每收一包红包也就表示他们的媳妇又飞走了一个，虽然因此小赚一笔，但一想到抱孙子无望……

唉！要想不哭真难啊！

这一次，因为长年居住国外的高斐音学成归国，顺便带了朋友伊玲回来，现成的佳人自然成了老人家虎视眈眈的对象。

“看来他们又为你找到对象了。”白亚谦开始猜测这次的对象是谁。

高斐祥不用看也不知道这位损友仁兄已开始运转，“不用想了，你不认识的。”

“哦！”这下他的兴致更高了，举凡所有的名媛淑女到

千金小姐，只要在他爷爷名单上的，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的法眼，而不进入他的人力电脑里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方可百战百胜啊！“新进人员？”

“斐音的同学，小感冒没有出席宴会，所以你不认识。”高斐祥叹了口气，现在他真是有家归不得了，若是人家对他没有兴趣也就罢了，偏偏那位小姐见了他之后，惊为天人，非君不嫁，由原本打算小住两天到现在打死也赶不走，不得已只有他走了。

怪来怪去，都怪他那个宝贝妹妹斐音，要嘛，就不回来，要不就自己回来，干嘛好死不死的在这种非常时期还带个朋友回来凑热闹。

“兄弟，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我看你这一次乖乖地进教堂吧！”白亚谦表现无限地同情，劝说道。

“你以为我会放你一个人过着没有娇妻伺候，孤灯长伴的日子？兄弟，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，小弟绝不会这么不讲义气的。”高斐祥拍拍他的肩头，一副手足情深的模样。

白亚谦瞪他一眼。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高斐祥深受伤害地捧着心，一副恸状。“你真是太伤我的心了，小弟为了怕兄台只身赴他乡，旅途寂寞，特前来相伴，想不到竟是如此待遇，呜呼哀哉，你实在太不该了？”

“贤弟此言差矣！所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”白亚谦起身与他保持距离，免得自己一冲动，控制不住而犯下杀人罪。他换了语气，又说：“你爱上哪儿是你的事，本人已自身难保，哪还管得了你这个他人，一起走？免谈！”

高斐祥无所谓地耸耸肩，脸上一副不在意的笑容。“后